

禮疏求諸野

——南部方言調查紀行

光復節前後，筆者前往臺灣南部做為期八天的方言調查工作。方言調查是一件十分費錢又費時的工作，這種工作本來應該是由政府機構支持許多語言學家合作進行的。日據時代曾做過調查，完成一張方言地圖，但是光復以後四十年來，臺灣方言沒有經過一次詳細的調查，只有一九六七年董同龢先生等作「記臺灣的一個閩南語」，記的是臺北方言，依我觀察屬於臺北大稻埕腔；近年何大安、楊秀芳伉儷為臺南市志作人民志語言篇；另外楊時逢先生作桃園、美濃的客家話調查，都只是點的，沒有全面的調查研究。有人批評中央研究院「吃臺灣飯不研究臺灣話」，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

近五十年來，臺灣經過了許多劇烈的變化，臺灣話受到很大的影響。先是一九三六年國民學校廢除以臺語教學的漢文科，實施皇民化運動，鼓勵「國語家庭」，造成都市一片日語聲，致使

都市的臺灣人幾乎忘記了母語。所幸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臺灣話才又恢復起來，否則到了今天，恐怕不能在臺灣聽到臺灣話了。不過臺灣話已經受到嚴重傷害，最明顯的是讀音系統的衰落，使得臺灣話變成純粹的生活語言，今日一般臺灣人已無法用完整的臺灣話來表達思想。光復以後「國語」取代日語的地位，成為臺灣人的文化語言。

然後是一九六三年起實施禁止學校使用方言，一九七三年起限制電視方言節目，種種措施指向以國語取代臺灣話。年輕人自幼被教育說方言的罪惡感、自卑感，臺灣話遂逐漸被遺忘，大部份人從小孩三歲起便把教育無可避免的以國語為主而以臺語為輔。

最近教育部寫就了「語文法」草案，禁止方言在公共場合使用，實在是皇民化運動的翻版。我們可以預見，當現在的小孩子成為社會中堅，我們這一代入土之後，臺灣話必然會在臺灣的土地上消失。臺灣話一消滅；不用說，傳統臺灣文化也必然無法保存，屆時能夠讓人思古之幽情的，將只剩下那些不會說話的古物、古蹟。

因此，我一直懷著一種使命感，那就是要為這面臨消失的臺灣文化留下一點記錄，讓我們の後世了解，他們的祖先曾經使用過怎樣優秀的語言，創作了怎樣優秀的詩歌。我的方言調查是這種工作的一個起步。

但是，前面說過，方言的調查是十分費錢費時的工作，我完全是孤軍奮鬥，憑著自己微薄的稿費收入和親友的幫助一點一滴的在做。今年二月起我完成了鹿港方言、澎湖縣湖西鄉方言、宜

蘭方言、以及艋舺老方言的調查，這些是比較完整的調查，包括讀音語音。可惜老先生凋零殆盡，讀音的調查極為困難。一年來，只要碰到年齡較大，具有代表性的人我便抓住機會作重點的調查，目前臺灣各縣都有過點的記錄。

十月二十三日我開始南下，直至三十一日的八天內我做了雲林、嘉義北部、臺南以南至恒春的全面調查。我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八天內跑遍了南部五縣的重要鄉鎮，一方面因為我只做重點的問卷，一方面得歸功於我的表弟黃錦圳、老同學郭俊德、李秀春開車帶著我到處尋訪老人館、廟宇、學校。沒有他們熱情的幫助，我想我的工作不會做得這樣順利。尤其秀春兄一連三天開車帶我跑遍高、屏兩縣，若不是懷著一股對於臺灣文化的鄉土愛，決不可能以董事長之身，放棄煩忙的事業親自帶著我東奔西跑。俊德兄原本是個十分好學內向的人，這次爲了調查方言，陪著我走遍臺南縣東南部鄉鎮，甚至深入左鎮平埔族所居住的山區，面對許多他從前怯於面對的陌生人，使我非常感動。也許這次的經驗對他來說是一個衝擊，因而走出書房去一親自己的同胞與鄉土，因爲學問畢竟不是在書房中做出來的。

田野工作對我來說也是一種訓練。我不是天性隨和的人，面對陌生人很快的從他口中得知自己所想要知道的事不是我的本領。兩年前在夏潮當幾個月的採訪記者是訓練的開端，這一年做了許多方言調查多了一些經驗。但是此次南部方言調查却有了突破。因爲過去我需要經人介紹才敢訪問陌生人，這次我都是直闖老人館，廟宇，不到幾分鐘便能够和老人們聊得十分愉快，獲得他

們的信任之後便很快的能够進行問券調查。

當然，並不是每一次都是那麼順利的。碰釘子的事往往有之。比如有一次我在麻豆前往佳里的車站碰到一位老人，我們聊得十分愉快。我心想，這是一次機會，我不妨順便替他做個問卷。可是一旦我把筆記本掏出來，說明用意，要爲他做「調查」時，他便開始猶豫了。頻頻問我：「汝問這是卜創啥？」顯得十分惶恐，深怕我是什麼調查單位來的或是什麼壞人，不知道會不會不利於他。勉強做完簡單的問卷，我請教他貴姓大名，他絕口不肯說，然後匆匆跑掉。類似這種情形不止一次。我總感到，我們的社會對於陌生人有一種不信任感、恐懼感。

這次調查有許多發現。

第一、全臺灣的臺灣話最不具特殊腔調的是高雄縣和高雄市，高雄的口音差不多都是全省的優勢音，所以臺灣話如果要找個標準的話，我想高雄話是最適當的。（後來調查才知道臺東腔最普通）

第二、臺灣方言的分佈，自東而西，高山屬南島語系，丘陵地帶說平埔族的鶴佬語和客家話，平原屬鶴佬語區，東部偏漳、海邊偏泉，但沒有一個地方是純漳或純泉。在我所調查的資料中，嘉義縣新港鄉是南部五縣中最具漳州腔色彩的，而雲林縣的臺西鄉是泉州腔最濃的方言。臺灣鶴佬語漳腔最濃的是宜蘭話，新港鄉差可比擬；泉州腔最濃的是鹿港話，臺西鄉差可比擬。臺灣方言一般有七個主聲調，但鹿港和臺西的海岸地帶却有八個（結合本變調計算），保存了泉州方

言的聲調系統。

第三、這次我們採訪了被鶴佬語同化的兩個客家莊和三個平埔族莊。臺灣的平埔族已經完全被漢人所同化，臺灣人的血統中可能包含了相當成份的平埔族血統。目前近山丘陵地帶仍有一些平埔族，他們已經不會講他們祖先的話，只能記憶極少數的單字。臺南左鎮的平埔族講話和漢人完全一樣，但聽當地的漢人說，平埔族老人仍有很重的腔調，很可惜我們這次沒有拜訪到太老的人，只有六十歲年齡層的人。左鎮的漢人都是近五六十年前才移去的，據說四十年前平埔族還有臉上刺青，頂物、包黑頭巾的風俗，現在已經完全漢化了。左鎮的平埔族多半信基督教，居民姓哀、力、萬等怪姓的很多。屏東新埤鄉也有一個平埔村落叫餉潭，多半姓潘。雖然說的是鶴佬話，但聲調很特殊，保存濃厚的山地話特色，尾音習慣提得很高，但他們已經忘了祖先的語言，甚至忘了祖先的歷史。

嘉義縣溪口鄉是個客家莊，但居民已經不會講客家話，口音和新港鄉差不多。唯一的不同是對親族的稱呼還用客家話，只是聲韻都變了樣。

雲林縣二崙、崙背也有客家莊，居民在家庭中還堅持使用殘缺不全的客家話，這種客家話和桃竹苗的客家話完全不通，屬於詔安腔。筆者替崙背發音人李紀螢老師記了將近一百個客語詞彙，發現這種語言是嚴重鶴佬化的客家話。臺灣的客家人集中在丘陵地帶的桃、竹、苗、屏東及美濃。至於那些散居於平原地帶的客家人，爲了生活需要，不得不學習鶴佬話，加上和鶴佬人通婚

，久而久之便完全同化於鶴佬人，有些人還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客家人。崙背的客家人還堅持在家庭中使用那種殘缺不全的客家話，比起都市中那些不會說臺灣話的臺灣人，其悲壯的情懷令人肅然起敬。